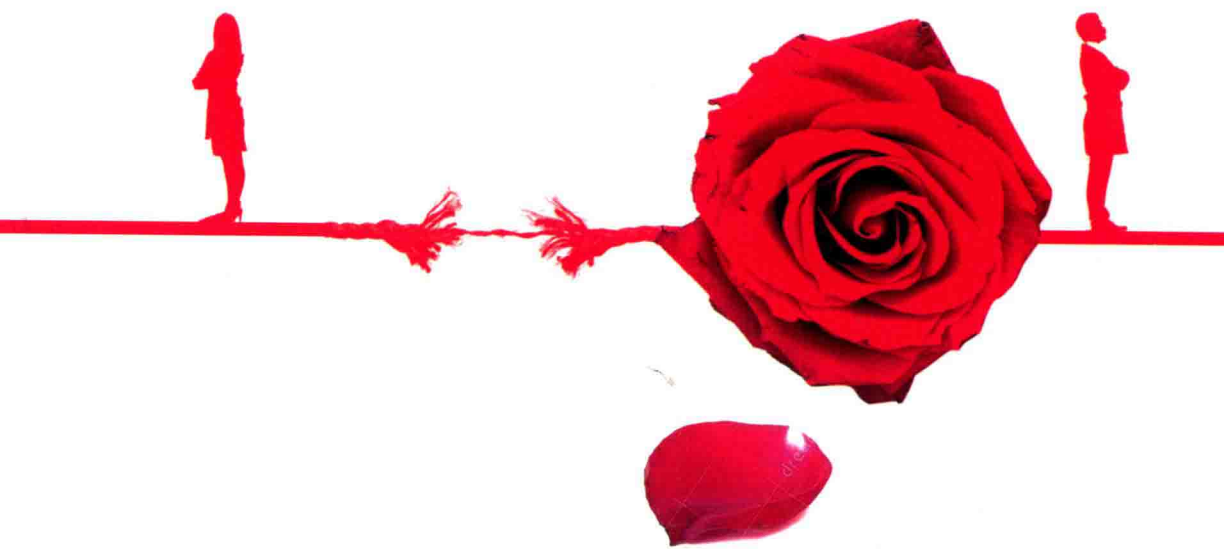


网络上疯转的婚恋读本：

梔子 著

婚姻掰开的



前妻也是“妻”？
前夫也是“夫”？

三对离异家庭的各路前任们纷纷而来，
上演一出生活气息浓郁的悲喜闹剧。

中国华侨出版社

网络上疯转的婚恋读本：

梔子 著

婚姻掰开的



前妻也是“妻”？
前夫也是“夫”？

三对离异家庭的各路前任们纷纷而来，
上演一出生活气息浓郁的悲喜闹剧。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掰开的婚姻 / 梔子著. —北京: 中国华侨出版社,
2015. 3

ISBN 978 - 7 - 5113 - 5278 - 1

I. ①掰… II. ①梔…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46887 号

掰开的婚姻

作 者 / 梔子

出 版 人 / 方鸣

责任编辑 / 王嘉

装帧设计 / 天之赋设计

经 销 / 新华书店

开 本 / 710mm × 1000mm 1/16 印张: 27.5 字数: 539 千字

印 刷 / 北京市书林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印 次 / 2015 年 4 月第 1 版 201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113 - 5278 - 1

定 价 / 39.00 元

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静安里 26 号通成达大厦 3 层 邮编: 100028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发行部: (010) 64443051

传真: (010) 64439708

网 址: www.oveaschin.com

E-mail: oveaschin@sina.com

如发现图书质量有问题, 可联系调换。

序：

婚姻的力量，到底有多大

——梔子长篇婚恋小说《掰开的婚姻》有感

方鸣

最先读到女作者梔子的文字，是《潜伏在影视圈儿》，其文字的意向、情思、比喻、勾画、描摹，令人眼前一亮。乃至看到这部散发着凡俗生活的柴米油盐味的《掰开的婚姻》，更为赞叹作者对人性和生活细节的把握能力。

小说的主线是和母亲相依为命的女医生邱梔子与年龄相当但家境贫寒的杂志社编辑顾顺良之间结婚、离婚、复婚的坎坷经历，副线是写邱梔子的闺蜜慕容雪与一个长她30岁的有钱老板郑军武之间的情感纠葛，故事千峰回转之后，主、副线交合，却发现……

掰开几桩离异家庭的内瓢，裸露出生活的种种真相。一些生活里的人，因所处的角度不同，发生这样那样的摩擦。写了婚姻里的男女，每个人的成长，和人性的温馨。故事中所有离异的人，都在前面的婚姻造成的阴影里流转，用离婚后男女双方掰扯不断的千丝万缕，写了婚姻的力量。

读罢这部小说的时候，联想到了《牵手》、《结婚十年》、《马文的战争》等脍炙人口的作品，虽是不同人生的婚恋读本，同样表达的都是那种对生活细微如触的质感。

故事写了三对离异家庭之间掰扯不清的千丝万缕，其中有女主角邱梔子和母亲的，有邱梔子离异后的恋爱对象蒋成一的。不管是哪一对离异家庭，都有着牵扯不清的情愫和后遗症，有人性的美好和温暖，比如离异后的邱梔子和顾顺良之间，邱梔子的母亲邱美娥和前夫之间；也有不堪其扰的纠缠，如蒋成一的前妻许枫对蒋成一。正应了人们对婚姻的一种说法，“婚姻是一件瓷器，做好它很费事，打破它很简单，而收拾起那些碎片又很麻烦。”好在离异后的男女呈现的人性温暖占据着小说的主要篇幅，使整部作品充满了正能量。这世界上还有一种亲情，叫前妻前夫。

婚姻题材不好写，因为大家几乎都沉浸其中，在大的故事框架上难有另类题材的新鲜感，作者的功力就在对细微处的把控上，《掰开的婚姻》的写作，在这方面是成功的，主要表现在：

一、人性的真实与温暖。

故事中的几个主要人物没有高大全式的正面人物，也没有恶贯满盈的反派人物，身上都有弱点和温暖，有着人类共同的劣行，比如势利，但最终都是人性中美好温暖的东西战胜了自身中的弱点，给自己带来了善果。故事中的人，一个个都是生活中活灵活现、有血有肉的真实的人，在人性的明与暗之间流转，在冷与暖之间闪回，或者，这就是人生吧，这个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好人和坏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好人，也就行了。

男女一号的塑造暂且不提了，虽都是正面人物，但也有着人性的小弱点。但说另三个人，慕容雪这个女性人物，对她与年长她 30 岁的老板郑军武的同居行为，通常里是要将她归类到爱慕虚荣的女孩堆里的，但她怎么也做不到用郑军武给予她的恩惠去养小白脸，性格中的那份良善和为人处事基本的讲究跃然纸上；还有刘诗谣，是导致邱梹子与顾顺良离婚的罪魁祸首，满腹的小心眼，被文学异化，但在故事的最后，她拿出杜老板往邱梹子餐馆下毒的证据，为邱梹子解了困境，表达了自己的人性之美和对邱梹子的愧疚之情。

还有邱梹子的母亲邱美娥，对女儿婚姻的过多干预也是导致邱梹子与顾顺良离婚的原因之一，其动不动就因女婿父母的贫穷而恶语奚落，一副市井市侩妇女的模样，但就是这样一位母亲，将自己捡了二十多年垃圾积攒的一麻袋零钞给女儿女婿付首付买了房子，看见有钱男人蒋成一诱引已婚的女儿时，坚决站在穷女婿一边，在为前女婿顾顺良讨债时的泼辣所为，尤其显得可爱，在顾顺良母亲生病时将自己的房子抵押给高利贷凑手术费的行为，凸显出人性的亮色。正是因为这些有着弱点但还算可爱的人物，这个世界才显得不那么令人绝望。每个人都因为一些世事而成长。

二、细节的真实和生动。

除了人物的真实可信外，小说中散落遍地的细节几乎都能在现实生活中找到，人物的对白尤其栩栩如生，这是一部接地气的作品。

三、部分情节的黑色幽默。

离婚题材，本身是一件悲悲切切的事，但作者尽最大可能地，将一些细节用喜剧方式来处理。因为草木一秋的人生本身就是一场悲剧，用尽可能多的喜剧方式来度过，是人生最大的胜利。能用喜剧的方式处理细微的悲凉，也是写作者至高的境界。

虽然大家都是有弱点的人，但还是愿离异的惨痛不发生在每一个家庭身上，因为婚姻绝不是轻易就能挣脱的千丝万缕。

最后，祝愿梹子在写作的道路上走得更远。

目 录

- 序：婚姻的力量，到底有多强大/ 1
- 第一章 两女两男邂逅了/ 1
- 第二章 邱梹子订婚了，慕容雪……/ 16
- 第三章 邱梹子结婚了，慕容雪搬进了郑军武的别墅/ 30
- 第四章 生与不生/ 51
- 第五章 邱梹子买房、生小孩了，慕容雪暴露生活的缺憾/ 66
- 第六章 公婆来了/ 78
- 第七章 丈母娘来了/ 87
- 第八章 顾顺良去上海艰苦创业，刘诗瑶对其萌生情愫/ 101
- 第九章 邱梹子面临蒋成一的诱惑，顾顺良创业成功/ 113
- 第十章 慕容雪被迫丢弃文学，刘诗瑶终获机会得到了顾顺良？/ 129
- 第十一章 顾顺良回到北京发展，邱梹子失去了自我/ 147
- 第十二章 邱梹子得知了顾顺良的外遇后/ 160
- 第十三章 离异家庭的男孩/ 179
- 第十四章 邱梹子：去做拆情党？/ 199
- 第十五章 邱梹子面临再婚之难，邱美娥发现了前夫的踪影/ 212
- 第十六章 邱梹子和母亲开餐馆成功，顾顺良和郑军武先后而来/ 227
- 第十七章 刘诗瑶和顾顺良分道扬镳，顾顺良濒临破产/ 247
- 第十八章 顾顺良破产后，邱梹子和邱美娥鼎力相助/ 267
- 第十九章 不婚主义者：摇啊摇，摇到哪里去？/ 282
- 第二十章 慕容雪结识了舞厅里的男人，遭羞辱离开了郑军武/ 290
- 第二十一章 顾顺良拍电影招引风蝶，邱梹子掐灭复婚念头/ 302

- 第二十二章 三路拆军，在邱栀子和蒋成一交往以后（1） / 318
- 第二十三章 三路拆军，在邱栀子和蒋成一交往以后（2） / 331
- 第二十四章 蒋成一的前妻和女儿来了 / 345
- 第二十五章 各自的孩子 / 359
- 第二十六章 慕容雪又回到了郑军武的身边 / 374
- 第二十七章 邱栀子的餐馆出事了 / 387
- 第二十八章 郑军武和邱美娥复婚了 / 399
- 第二十九章 顾顺良与邱栀子复婚了 / 416

第一章 两女两男邂逅了

1

“他要是敢在外面有花花事，我就把他那个给剪了!!”

直到下班后走出医院门诊楼了，邱栀子的耳朵里还回响着她的顶头上司，办公座对面的科主任徐老太太面露狰狞的这句话，忽然产生了一种恶心感。

她扶住一棵树干呕了几声，也没吐出什么来。无意中一抬头，不巧又撞见了徐老太太在不远处正如临大敌般警觉地审视着她的那双突出的鱼眼睛。

邱栀子顿时如大白天撞了鬼一般落荒而逃。那一瞬，她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愿望：来一场狂风暴雨吧，将昏昏晃晃里的那些小虫子、小鬼都冲得无影无踪，还世界一个干净。

这时，不远处的一个隐蔽处，有一双眼睛在紧张地看着邱栀子的举动。男人的眼睛。

邱栀子，26岁的北京未婚女孩，是北京一家规模不大的中医院营养科的医生。今天的科室里像往常一样，病人稀落，这会儿下班时间快到了，更没有病人了，邱栀子正在看一篇医学文章，一个秃顶的中年男人走了进来，走近邱栀子问：“邱栀子，老徐不在啊，你告她一声，我晚上在外面吃饭。”

“好的汪副院长。”邱栀子站起身来恭敬地应道。

这时，一个貌丑的五十多岁的中年妇女瞪着一双鱼眼睛走了进来，见状瞬间变了脸，恶狠狠地盯一眼邱栀子，邱栀子目光闪烁着，竟然不自然地脸红了一下。

中年妇女转过身去审问秃顶男：“我刚出去一会儿，你怎么就进来了？”

“我晚上不在家吃饭了，过来跟你说一声，别一天到晚盯特务似的。”汪副院长不悦地转身走了。

徐老太在邱栀子的对面坐下来，那是她作威作福的位置。

这间屋的空气里瞬时弥漫起一种异样。

徐老太太拿起座机拨电话：“老张，别忘了啊，咱们明天上午九点一块去美容院。”

“好的汪夫人，咱们不见不散。”电话里的张姓女说。

“我给你说啊，我一再给我们老汪敲打，他要是敢在外面有花花事，我就把他那个给剪了!”徐老太对着话筒说，咬牙切齿又充满一种莫明的快意。

电话里爆发出那个中年女人滋滋的怪笑，邱梹子忽然发现徐老太说这话的时候眼睛狠狠地剜着自己，那是一双阴毒得就要着火的眼睛，让人毛骨悚然。

邱梹子的情绪一下变得极其烦躁。这时，她的手机响了，她拿过来接听：“喂？是慕容雪啊。”

“宝贝，你下班后我们一块儿去吃盖饭好么？”闺蜜慕容雪在电话里说。

“好啊。”邱梹子悄声道。

这时，邱梹子的对面却忽然爆起一声喊：“上班时间，你在干什么？”是徐老太。

“我，快下班了嘛。”邱梹子心虚道，赶紧关了电话。

“快下班了，就是还没下班！你上班时间打私人电话，什么工作态度？！”徐老太又道。

邱梹子噤声了，赶紧装模作样成工作样，心里恨道，“你刚才的话题是工作内容么？”

总算熬到了下班时间，邱梹子迅速逃离那间乌烟瘴气的办公室，却在楼外又碰到了徐老太那双盯视着自己的鱼眼睛。

“简直像个摆脱不掉的鬼影子一样，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邱梹子烦躁道。

她拿起手机拨通了：“慕容雪，咱们去哪儿吃啊？”

2

“那个心理变态的徐老太又怀疑我勾引她丈夫，而对我指桑骂槐了！”

邱梹子在饭馆里见到慕容雪后便一通牢骚。

“就他那丈夫？窝窝囊囊的样子，我邱梹子能看上？啊呸！也不看看本姑娘什么气质，什么风度！他还到不了值得我邱梹子使用女色的程度！”邱梹子气道。

慕容雪兀自无声地看着邱梹子笑。

“我都气成这样了，你还笑？！真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邱梹子嗔怪道。

邱梹子忽然起了一个念头，眼睛亮亮地对慕容雪说：“你不是特会逢场作戏么？你去勾引一下汪老头？那会是帮我报复徐老太的最好的方式，那样的话徐老太的那张丑脸会哭成什么样子了？”

慕容雪初听到邱梹子的建议时兴奋得满脸放光，说：“这可是我的嗜好。”

仅仅是想象一下她俩就高兴得手舞足蹈的，吱吱乱叫地钻到了桌底下，弄得满头满身的灰，像2只欢快的小老鼠。

但慕容雪纵情地高兴够了后不屑地耸耸肩：“我出马？我还怕脏了我的时

间，脏了我的心！这个老妖婆的男人，我烦死了，即便是勾引，谁能去勾引一个讨厌的人呢？”

发泄了一通后，邱梹子的情绪稍微平复了些，道：

“你知道么慕容雪，有一次我听见徐老太和一个年长女人在一起叹息：‘男人都喜欢年轻姑娘，可我们不也都是从年轻走过来的吗？’那一刻，我顿生悲哀，因为我们也会有五十多岁的那一天。你说，几十年的婚姻难道真的没有一点分量？如果家中有一个良善无比的妻子，纵使男人对年青女人感兴趣，又岂能影响到婚姻的安全？”

慕容雪淡然道：“这是中年女性的通病，因为自己对其他男人失去诱惑力了，丈夫是她们唯一的所有，所以便老鸡护小鸡般张开全身的毛发，紧张地盯着每一个走近自己丈夫的女人。”

邱梹子苦笑了下道：“她真是心疑生暗鬼。自己觉得，自己丈夫当个芝麻粒大的官，别的女人都趋之若鹜啊？单位那么不景气，我呆在单位的只是个蝉蜕后的空壳，对那个办公楼上的哪个男人多看过一眼？可气的是，我自己干吗脸红呢？我明明心底无私、坦坦荡荡的，干吗脸红呢？因为她自己整天疑神疑鬼的，好像我们办公室里就真的有鬼了！”

“叫我说啊邱梹子，你赶紧找个男人嫁了是最好的办法。一个人单着，就是一种不稳定状态。一个未婚的年青女性在身边，尤其是一种安全隐患，就意味着对其他已婚的年长女人构成威胁。”慕容雪一副超然的样子道。

“这么说，我还没有单身的权力了？”邱梹子气道。

“这么说就对了。《圣经》上说：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二人劳碌同得美好的果效。若是跌倒，这人可以扶起他的同伴；若是孤身跌倒，没有别人扶起他来，这人就有祸了。”慕容雪道。

“在当今这个时代里，单身女性获得了足够养活自己的经济能力，人与人之间或人与家庭之间的依附关系日渐疏离，这是单身的资格。”邱梹子又道，给自己打气。

“整个社会就是一股结婚势力的大合唱，你不结，就是异类分子，就是天理不容。”慕容雪道。

“你哪，最近有什么动向没有？”邱梹子问。

“唉，全是些嘴上没毛的小男孩，降服不住我。”慕容雪一脸无奈道。

3

地铁里，人挨人的像是肉罐头般。

“我的脚！踩着我的脚了！”其中一个貌相质朴而英俊的三十岁左右的男青

年叫道，即便在拥挤的地铁里，即便站着，他还在校对一叠稿子。他叫顾顺良，老家河北农村，大学毕业后在北京一家出版社当编辑。

终于到站了。顾顺良从地铁里狼狈地挤了出来，他出了地铁口，已是黄昏了。他在暮色里跑向公交站点，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挤了上去。

当顾顺良从同样肉罐头般拥挤的公交车里挤下来的时候，已是夜里九点了。

他疲惫不堪地走向一栋旧楼，推开一个单元的门，一盏小灯昏沉沉地亮着，每个小隔间门挨门，让人觉得很压抑。

他走向自己的房间，打开灯，那是一个只能放得开一张单床的小隔断间，一盏小灯同样昏沉沉地亮着。

他一声不吭地泡了一包方便面，这就是自己的晚餐。吃完方便面后，他关了灯，又一声不吭地在窄窄的小床上躺下去，隔断墙一点都不隔音，周围人的说话、刷牙，洗脸，大小便，冲水等各种杂乱的声音时不时地传来，顾顺良气得拿毛巾塞住耳朵，还是辗转难眠。

这是顾顺良大学毕业后在北京工作了三年后，换的第十二个租处。

4

这是一个周日，慕容雪从租住的地下室里走出来，骑上自行车飞一样驶向郊外，风吹起她飘扬的长发和衣裙。

她由衷地喜欢这座城市。这座繁华的大都市里不知包裹着多少未知。可身为北漂的她只是这里的一个过客，一朵浮萍。这诺大的城市里，哪里有一小处缝隙，有一小撮土，可以将她种下来？那时她才是这里的主人。

在一个风景优美的僻静处，慕容雪停下了自行车。终于远离了这个喧嚣嘈杂的大都市，她淋漓地呼吸着郊区清新的空气，然后坐在一棵树下俯在带来的一个小凳上写起什么来。

不远处一个五十五岁左右的白衣飘飘的男人在打太极拳。

“在写什么哪？”不知什么时候，那个打太极拳的男人走了过来，面带微笑地看着慕容雪问。

慕容雪兀地抬起头来，她的美貌令男人面露惊喜，微笑里瞬时夹了一丝与他的年龄不相称的腼腆。那种似乎经历过很多世事的腼腆有一丝动人。慕容雪也报以诚恳的微笑，把草稿本朝他晃了晃。男人貌黑清瘦，但眉宇间有一股锋芒。

男人看着凌乱的草稿惊讶地问，“原来，你是个作家？”眼睛里闪着晶晶的亮光。

慕容雪嘴里浮上一丝自嘲般的苦笑：“对每一个艰难的写作者来说，‘作

家’都是一个听起来挺悦耳的字眼。我在一家小报当记者。”

两人聊了一阵后，男人好奇地在旁边的一块石头上坐下来，看着女孩旁边放着的一本书问：“《瓦尔登湖》？是本讲什么的书？”

“是一个美国作家梭罗只身一人在人迹稀少的瓦尔登湖边所过的纯自然的生活方式……”慕容雪面颊上带着一种神往、迷醉的表情道。

“你也喜欢这种生活？”男人笑着问。

“那当然，岂止是喜欢，简直是梦牵魂绕！”慕容雪道。

“我家的大花园里，可以种各种瓜果和蔬菜，也栽了很多品种的花。”男人说。

“你家？”

“喏，就是那儿！”男人指着附近一栋漂亮精致得像画报上的小别墅。

“哇！简直像童话故事里的房子，这就是豪宅了！”慕容雪羡慕地叫道。

“到我家里坐坐？”男人望着慕容雪的眼睛邀请。

慕容雪眼里闪过强烈的向往，但心底又闪过一丝警觉，去一个陌生男人的家里，万一遭遇什么不测？男人好像猜到了慕容雪的戒备，笑了笑，从旁边的包里掏出一张身份证来，“我叫郑军武，是一家私营广告公司的老板，你可以在手机上上网核查一下我身份的真假，并转告你的朋友，你去了一个叫郑军武的朋友家做客。”

“你对我也不怎么了解，就贸然请我去你家？”慕容雪笑道。

“我想，一个喜欢看书的女人，总不会是坏女人的。再说，你能怎么着我？”郑军武看着慕容雪道，眼睛里泛出笑泡来。

慕容雪也扑哧一下笑了，起身便往那里走去。

“蔷薇别墅，真是个诗意的名字。”慕容雪新奇道，这是她第一次进入别墅。在郑军武的引领下，慕容雪好奇地楼上楼下地看个不停，房子里的精美和豪华让她赞叹不已，羡慕道：“住这样的房子里，那也叫活着。”她的情绪忽然低落起来。

“怎么了？”郑军武问，倒了一杯红酒给慕容雪喝。

“我是外地的，只身一人在北京，想起了自己租住处的狭小，不由地黯然神伤。”慕容雪说。

“二十多年前我们一家也是住在六十平米的房子里的，情况会慢慢变好的。”郑军武鼓励道。

慕容雪敬慕地看着郑军武道：“二十多年的岁月，可以使人的境况发生这么大的改变？”

郑军武苦笑道：“也是被逼到绝处了。孩子她妈整天唠叨我，嫌我穷……算

了，不说这些了，我也是经过了很多磕磕绊绊，这两年生意上才步入了轨道，现今一切都有了，却没有跟我共享的人。”说到这里的时候，郑军武意味深长地深看了一眼慕容雪。

5

两人交往半个月之后的一个黄昏，慕容雪在郑军武的别墅里坐了一会儿后要回去的时候，郑军武抓住她的手，脸扭向别处，小声但执拗地喊：“你可以成为这栋别墅的女主人，陪我过以后的日子！”

慕容雪像一片风中的树叶轻轻地抖了一下，但没有抽出自己的手。

“我可以长期在这里住下来，每天晚上都枕着树叶的说话声入眠，每天早晨都能看见小鸟在窗台上扑闪着翅膀向我探头探脑？”慕容雪问。

“那当然。这是我们的家啊！”

“我可以再也不用为了生存做那份跟我的文学离题万里，且枯燥、忙碌紧张的工作，而把所有的时间都用来读书、写作、游玩？”

“那是自然，我养活你还不跟养只小猫似的？”

“我可以有一个月季园吗？”慕容雪觉得自己似乎过分贪婪了，有些羞怯地看着他。

“你可以有一个百花园，只要你会待弄。”郑军武轻笑着。

“我们可以像三毛一样将千山万水走遍？”慕容雪道。

“我们有自己的车，这似乎不是太难的事。”郑军武一直笑着。

最后，郑军武伸手抚摩着慕容雪的脸颊直截了当地说：“我已经这么大岁数了，没有太多时间谈情说爱，你搬过来吧，我虽然年龄大了些，但你可以享受现成的富足生活，不必像同龄人那样去艰苦奋斗。”

他皮肤粗糙，有一种把她细腻的肌肤划伤的感觉。

慕容雪没怎么犹豫，便坚定地点了点头。

郑军武牵起慕容雪的手来到小别墅的院子说：“这小院里一年四季花事不断，我在院子里还种了各样的蔬菜，有丝瓜、豆角、西红柿、南瓜，秋日里累累的果子将坠满了枝头，有石榴、核桃、雪梨……自产的蔬菜和水果就够我们吃的了。”

慕容雪道：“好，那我就等着一树一树的花开，等着这新鲜的生活给我的所有惊喜。”

6

这天，慕容雪又约邱栀子出来吃饭，淡淡地说：“告诉你个事，我就要嫁人

了。他叫郑军武，今年 56 岁了，是个私企老板。”

“什么？”邱梹子腾地站了起来，“你是说，26 岁的你慕容雪，要成为一个 56 岁男人的妻子？”

“没错。”慕容雪淡然道，按下邱梹子的肩膀。

“慕容雪，你把自己给卖了！”邱梹子反应激烈道。

“你看看你，第一反应就是这个！我就知道你们都有这偏见，所以事先没有征求任何人的意见。我明确地告诉你，我很依赖他。”

“怎么可能，你嫁一个比自己大 30 岁的男人？！”

“我从小就喜欢比我年长的男人。在我的感觉里，那些年龄比我小的男孩，压根不是男人，而只是些呱呱乱叫的小公鸡。我想当然地认为，那些年龄比我长的男人，会成熟，能承担。再说，我真高兴，从此以后可以再不用上班了，只做自己真正喜欢做的事。”慕容雪欢欣道。

“这，不会是你嫁人的真正原因吧？”邱梹子问。

“恰恰是，我累了。我要让这点残余的青春过自己真正想过的生活，再不必为了生存到尘土飞扬里去承受人堆里的刀光剑影；再也不必因为柴米油盐而蓬头垢面。凭什么？凭什么我慕容雪就不能过养尊处优的生活？女人和男人各取所需，各补所憾，有何不可？而婚姻是让我衣食无忧的最佳途径，所以便匆匆地决定找个有钱男人。”慕容雪道。

邱梹子玩笑道：“你可真是三日不见，让人刮目相看，思想境界哪去了？”

慕容雪道：“让那些蓬头垢面的女人挥舞着细瘦的手臂到大街上叫喊女权去吧，靠男人得到倾慕已久的生活，是我慕容雪喜欢的感觉。我喜欢像一根柔软的藤般缠在男人的身上。”

邱梹子道：“既然你都先斩了，后奏给我也没什么意义了。”

慕容雪顿了顿，改了一副认真的表情道：“梹子，我不像你，毕竟，你是北京人，在北京有一个家，有房子住。你不知道住在地下室里有多糟糕，一次下暴雨的时候，水都倒灌下去了，我只得用几块砖擦起来垫在脚下走路，那洗手间根本就进不去。”

邱梹子拍拍慕容雪的手：“我理解你。你有自己的情况，别人没有理由对你的选择说三道四。”

“比你小的都要结婚了，你还一个人晃着，打算把自己剩到什么时候？”慕容雪笑道。

“我妈那里，也整天逼婚，压力大如山啊，”邱梹子犯愁道，“唉，我若是也能认识个富二代或老板什么的，就好了，帮我调个工作，脱离开那个苦海。在个性怪癖、张狂的女上司手下做事的女人们本来都很倒霉，何况徐老太又有

她丈夫那么一块镇山之物，她的嚣张气焰几乎冲到了天上。你知道么？上班时，她让我一件又一件地给她织毛活，不止给她一家三口织，还有她的那些七大姑、八大姨的毛衣、毛裤的织个没完。徐老太还有倍加讲究的养生之道，比如在办公室里用热水泡脚，水不热了就让我将脏水倒掉再端新水来，暖壶里的热水用完了，我又得她的女佣般一趟趟地跑水房去打，她兴致好的时候能一盆接一盆地泡上整整一个下午！”

慕容雪惊讶道：“老天，原来你的生活这么杯具啊？”

7

“闺女，起来吧，跟我去菜市场买菜去。”一栋有着三十多年房龄的红砖楼里的一套小单元里，邱美娥隔着门缝轻轻地说。

“讨厌！好不容易熬到周末——”女儿邱梔子穿着睡衣像只懒猫似的蜷在床上，嗔怪母亲搅了她的梦境。

“别睡懒觉了，这么大闺女了，得学会当家过日子那套了。”邱美娥又道。

“又唠叨这个，烦不烦啊。”邱梔子爬起来揉着睡眼道。

“等你以后结了婚过起日子来，就知道家里有个妈是件多享福的事了。”邱美娥又唠叨。

母女俩穿戴好。邱美娥边装钱戴手套边得意地对邱梔子说：“闺女你看，知道你妈我每次出门前为什么总是戴着一只手套了吧？我把钱装在一个小布兜里，揉成一团，抓在左手心里，外面再套上手套，这样便万无一失了！像别人那样，把钱放在衣兜里或包里，多容易招小偷，多傻！”

邱梔子笑笑：“知道了，说过多少遍了。我妈总是比别人精明，我妈对生活的经验，一箩筐一箩筐的。”

“臭丫头！”邱美娥嗔笑。

邱梔子忽然想起了什么，道：“妈，我好朋友慕容雪就要嫁人了。”

“是嘛？那男的是干什么的？”邱美娥问。

“是个56岁的私企老板。”

“什么？她图什么呀？这孩子有点不正常吧？以后你少跟她来往啊，不然把你带坏了。”邱美娥数落着。

8

周日的清晨，楼下的自由市场上又开始了让人腻歪的喧闹。

邱梔子跟着母亲邱美娥趿着拖鞋、手里拎着菜篮子，淹没在那一片闹哄哄里。

“西红柿每天是一定要买的，你不是贫血嘛，我从报纸上看到了，西红柿里有一种能造血的物质。”邱美娥对邱梹子说。又大又艳的西红柿一堆一堆的，邱美娥从一家家前走过，对邱梹子唠叨：“买西红柿哪，我找那种专门挑出来的小的、有疤的那种，小的怕什么？营养价值还不是一样？西红柿又没有核。”

终于发现了一堆这样的。“多少钱一斤？”邱美娥问男摊主。

“一块钱一斤。”

“价格比大个的便宜一半！”邱美娥兴奋地小声跟邱梹子嘀咕。但她是精明的，绝不在摊主面前表露自己的兴奋和满足，她绷着脸蹲下来，挑剔道：“怎么这么小啊，这哪叫西红柿啊？简直像鸡蛋了。颜色怎么这么不正啊？像打了激素的，瞧这疤”！

只贬斥得卖主脸红脖子粗的，邱美娥这才开始砍价：“八毛？”

“九毛。”男摊主说。

“八毛。”邱美娥坚持。

砍得卖主都不耐烦了，苦笑了下挥了挥手依了她：“拿吧。”

邱美娥精心地挑选着，瞅着卖主给别人找零钱的间隙神速地从贵的那堆里拿了一个大个儿的放在自己的一堆里，但还是被卖主发现了，卖主在城市人面前感到的自卑这时总算可以翻翻身了，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地道：“还城里人哪！明抢！”这就拉拉扯扯地把西红柿拿了回来。

邱美娥讪讪的，情绪有些低落。这时，她忽然发现一枚小西红柿从摊上滚到了地上，她瞅瞅摊主，再瞅瞅地上，捡起来时似乎会被发现，只是，只是那枚鸡蛋大小的西红柿是那么鲜艳，还带着一枚葱绿的青叶。

邱美娥终于克制不住了，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弯腰就去拣那枚小西红柿，终于捡到手了！

只是，“干什么？！”邱美娥已有零星老年斑的干瘦手腕一下就被一只粗糙的大手抓住了，“放下，这是我的！”那个皮肤黝黑的粗壮汉子凶凶地叫道。

“掉地下了么不是。”邱美娥红着脸分辩，攥住那只西红柿不撒手。

“掉地下了也是我的！”粗壮汉子再次叫道，“松手！”

邱美娥的手腕原本被攥得生疼，眼里噙了泪，这会儿只得松开了手，她疼得咝咝哈哈地揉着自己的手腕，气恼道：“这些乡下人！”

“乡下人怎么了？乡下人不偷别人的东西！”黑大汉叫道。

“你牛什么牛？不就是个种地的么？”邱美娥嚷。

“种地的怎么啦？种地的也比你有钱！一个鸡蛋大小的东西，能值几个钱？也值得偷！”黑大汉撇着嘴不屑道。

周围的人都鸭子似的伸长了脖子瞧热闹。

邱梔子刚才在别的菜摊前耽搁了，和母亲分开了会儿，这会儿赶了过来，看见了这难堪的一幕，赶紧拉着母亲走开了，劝道：“妈，以后别这样，掉价儿。”

邱美娥抹着眼泪说：“掉价儿？你是不当家不知柴米贵。”

“这些外地人——好像北京城什么人都可以来的！这些农村人！素质就是低！”邱美娥念叨着泄愤。

邱梔子的情绪陷入了一种莫名的低沉里。

但邱美娥看着那袋西红柿沾了多大的便宜似的心情很快好起来了，对邱梔子道：“小的营养价值不是一样的么？价钱却便宜了一块二！”

9

邱梔子和母亲邱美娥的手指、手腕上缠满了大兜小兜的塑料袋，步履艰难地进了自家的楼道。

邱梔子家属于北京贫困家庭，父亲曾是一个艺术学校的老师，曾经是。母亲邱美娥原是河北乡村的，跟着男人进了北京。而今，母女俩住着房龄已三十多年的六十平米的旧房子，外面有一道长长的公共走廊的那种房型。邱美娥家门外，堆着五、六个装着旧报纸、纸盒子、空饮料瓶等杂物的大尼龙袋。是邱美娥拣的。每次回到家的时候，邱梔子都觉得像钻进垃圾堆里一样。

这时，几个女邻居在楼道里走过，其中一个50来岁的妇女以一种厌恶的表情撇着嘴道：“整天把垃圾堆在楼道里，没素质！”

“我这就跟物业说去，再不整走，我们就不交物业费了！”另一个40来岁的妇女说。

“我是放在自家门口了，又没放在你家门口！”邱美娥分辩。

“你家门口也是公共场合！”那个50来岁的女人不满地努着嘴，冲着邱梔子母女的方向小声嘟囔：“嗯，放！放！放来放去自己闺女都放成一根鸡骨头了，嫁不出去的老姑娘！还苏小小哪，整个一苏大大，苏老老，都快30岁了，还嫁不出去的大姑娘，老姑娘！”

邱美娥和邱梔子的脸色瞬时变了，邱美娥猛地转回头，爆起一声声色俱厉的喊：“你再说一遍！”

只是那两个女人已经走远了。

邱美娥母女气呼呼地进了家门。

“你麻溜的！麻溜的领家个大款来给这些小市民看看！”邱美娥指着邱梔子道。

“妈，我说过多少遍了，把这些破烂让楼下收垃圾的收了得了！非攒着到远